

中德文化叢書之五

女
青
年
心
理

克奧娜著
劉鈞譯

克奧娜著

女青年心理

胡適題



士
榜
歌
教
授

獻
給

Herrn
Prof. Dr. Eduard Spranger
gewidmet

47081

第三章 個性研究.....二二二

(A) 青年女子的四個人生大問題.....二二四

(1) 宗教.....二四

(2) 友誼.....二七

(3) 愛情.....三〇

(4) 藝術.....三五

(B) 青年女子與社會.....三三八

(1) 家庭.....三八

(2) 學校.....四三

(3) 職業.....五〇

(4) 國家.....五五

第四章 教育的程序和發展的程序.....五八

第一編	六七
第一章 病象心理的少女	六七
第二章 今日之少女	七六
參考用書	八五

譯者自序

這本女子青年心理(Die Psyche der Weiblichen Jugend)的譯成，第一應當感謝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Trautmann)夫婦的盛意；沒有他們的鼓勵，這懶於譯書的我還不知到何年何月纔會完成這小小的工作。當我去年譯完了克申什太奈的工作學校要義(Kerschenshteiner: Begriff der Arbeitsschule)之後，就想開始來譯它，不知爲了什麼竟延遲到如今；我不只是覺得對不起陶氏夫婦的委託，我更深恨中間會有無數的煩瑣來打攪過我，使我不能靜心坐在案頭工作，這真是我自慚自歎的。

本書的女著作家愛爾絲克奧娜(Else Oroner)夫人，是德國知名的心理學者，她也還有不少關於文學和教育的作品；她對於我的論文兒童心目中教者的像(Guten Tuns: Das Bild des Erziehens im Zögling)作過深刻的批評，並指責我的論文對於女子太少顧慮，應以道本專一研

究女子心理的論文作補充，那末，我這個小小的努力也正是彌補我過去的疏忽，並感謝她誠懇的友誼。

士榜歌(Edward Spranger)教授很關心這書之譯入中文，在通信裏屢次提到，所以封面的獻辭在這譯版上也還是保留着，表示敬意。

這本書的內容本沒有在序內介紹的必要，因為它很短，讀者很容易一目瞭然的；只是把我譯時所有的感觸和決心在此說明：這本書原分兩編，第一編述說少年女子的緊要類型，少年女子的個性研究，教育和發展的程序，把少年女子的一切心理現象討論得徹底周詳，也就是這書的本論，整個的青年女子心理了。第二編內分兩個題目：病象心理的少年女子和今日的少年女子，描寫的深刻縝密，淋漓盡致，道其間的一切，只有女子纔能明白，只有女子纔敢說出，也只有女子纔能說的如此的真確。

作者爲務求精密實用起見，於這書的再版時又增入了專門討論女廚子，女招待和下女心理的一編文字。這本翻譯是根據她的第五版，故已然有了這一段文字在內。不過這些實不合於中國

的現在：中國沒有職業的少年女廚子，都是老媽媽來作飯，下女在中國，也是以老媽子來代替的。女招待在中國日子還淺，她們的心理和職業態度與歐洲的姊妹們不同，——希望等到這譯文再版時，也許有補譯的必要——所以這時我把它決然的刪去。

總之，這部譯文是我很負責任的工作。

是啊，社會漸漸複雜起來了，今日應當比昨日進步些，將來不但需要女子的外表開展，還會更需要女子的內心真實，在心理研究不甚發達的中國——尤其是對於女子心理——這本書準是很有用的。

一九三五，六月，十二日，在北平。

女青年心理

第一編

第一章 引言

「春情」(Pubertät)對於青年人，正如大革命之於國家形態一般。牠能搖動身體的和精神的基礎，牠有絕大的力量，去毀滅人生「原有的一切」(Tradition)；新的理想和天不怕地不怕的念頭，要引着向新的「目的」去了；舊的不能繼續存在，「孩提之夢」(Kindheitsraum)要醒了，天真和純潔的時期也因「意識的發展」和「自己的決定」(Selbstbestimmung)而成爲過去。一個演化的過程，如同春日「宇宙生動」，「萬象更始」一般的在人的身體的細胞國內活躍。這個大革命的結局，就是「新的人」的誕生。



少年女子在這個身體精神的大革命裏所受的搖動，遠過於少年男子；因為母性預備所生的感觸，比父性預備所生的感觸要更為深刻些。

心理上的春情發動和生理上的春情發動，不一定是同時的；一個女子的「身體春情發動」和「精神春情發動」的時間差別愈大，則心理震動的慘劇亦愈烈。

少年女子得到第一次「信報」(Signal)時，如聞鼙鼓，既不知其原因；更不知其目的之所在，恍惚，矇昧，不能自解；如同一個難猜的謎兒在她的眼前。精神愈純潔的女子，覺得這個人生謎兒愈形可怕。對於這事情第一次有意識的明瞭感覺，就是你應當忍受！在你自己身上已經發現了，而且沒有法子去避免。

生理的「性的成熟」太早了，於女子的內心發展有損；正如男子的性早熟也是同樣的能阻礙精神和想像的發展。

心理的春情發動的開始，在女子知道自己注意自己和自己審察自己對於世界的關係的時候。這時，兒童期就算完了。人在兒童期內處處是天真的，純潔的，調協的；此刻要漸漸感到戀慕，孤獨。

就是「不調協」(Dissonanz)。

青年女子的年齡界限是往上往下都握着的，決不可憑着生理的事實，把春情發動和結婚當做青年期的開始和終止。一切青年的女子不見得個個都婚配；但是個個都要走到成年婦人的精神狀態裏，所以說決不可把結婚當作精神轉移的惟一重心。

在我們居住的地帶和氣候內的女子的春情發動，約在十四歲或十五歲。至於青年期的長短，那是很不一定的。但是「時代的意向」(Tendenz)，有故意延長青年期的趨勢。就是那已經作了事的和已經有了榮幸的女子們，也還要參加一個任何的青年團體。或社會組織，故意的和成人年長人立在對抗的地位。年齡較幼的女教員們獨自去組織團體，她們覺得那種名義，好像是特殊的裝飾品似的。

十年前「希望做成人」的念頭，現在是絕對不摩登了。今日的青年人對於他們的「年少」已經有了明瞭的意識，這種現象由淺薄者觀之，或竟以為是驕傲亦未可知。

這種故意「當青年」，「只願當青年的念頭」(Nurjungsein-wollen)，實在能使春情態

度延長。

純粹生理上的界限，往上應當是處性失去的時節；因為這時女子的身體要有外形的變化。然而就是這一點，精神的發展和生理的發展也不能完全一致。有許多已經出了嫁的女子，還是覺得自己如同幼女一般；有不少的婚姻破滅，都是因為男子對於女子這種漸漸演進的過程缺乏真實的瞭解所致。一切精神上的界限都不是死板板的，由兒童到青年女子，由青年女子到成年婦女，統是一樣的沒有確定的界限。如果我們一定要用象徵的字句來表明這三個不同時期的態度，只可以這樣說：兒童是天真的，純潔的；青年女子是揣測的，想念的；成年婦女是經驗的，明瞭的。

說到男女的生理區別是人人皆知的。至於二者心理的不同，則於他們的精神組織有密切的關係。

男孩子和女孩子，一是自動的，二是被動的。女青年常思念着什麼事情要來攪纏我？我的命運要怎樣的支配我的生活？男青年則常思念着：我要去幹什麼事情？我要怎樣支配我的命運？

這可並不是說，女子處處都被動，不肯努力去掙扎她的生活；只是因為她知道，在一般實際的

生活和精神的生活以外，她還有一種不可或違的「婦女命運」(Weibschicksal)。

男子對於自己的命運是有把握的；女子則不免爲外來條件所繩束。例如：她是否做母親，有沒有做母親的天賦，將來要有幾個孩子，等等；都不是她預先可以知道的。但是這每種事實都能影響於她的生活的基礎。當然男子對於這些個也不能預知；但他也毫無去知道的興趣。對於女子則是一生的重大問題了。

女子是比較男子受命運繩束些。她不能勇武的去奮鬥，只因爲她的天生本質是慈愛的。

婦女的一生——如果高尚，規矩——的確是神聖的「犧牲服役」(Opferdienst)。希臘人和日爾曼人都把命運描寫成女性，當做女神。伯勤(Parzen)和惱內(Nornen)拉着生命的線索。所以在童話裏也都是老太太，絕少男子爲其中心；在弗士特(Faust)內也曾申述此意，各種東西的慈愛保護神和各種生命演化的主宰者，其象徵意義也都要假借着慈愛的母親。

男孩子精神成熟的表現，是新思想的形成，批評，奮鬥，自己主張和勇敢的行爲；幼年女子到這個時期反要害羞，退縮；任憑自己抱屈，也要勉強去適應所處的環境。男青年要進取，女青年則讓步。

男青年在這個時期要革新宇宙，女青年只是發現了她自己的寸心。

女子在這個演化期間可以說是精神極危險的關頭。這種攪擾乘着情感的瑕疵，若在其他時期簡直就是病象了。彷彿是精神機體暫時還沒有應付這種暴烈感觸的力量；兒童時期的精神調協 (Resonanz) 不該用了，所以精神的不調協和衝動竟無限的增強。這樣的見識也可算明瞭此期心理的一種方式。男子的情感衝動是比較合理的，放射的 (eruptive)，女子的情感衝動則是內蘊的，潛伏的。就表面上看彷彿是沉靜，其實女子是最易受刺激，感覺最靈敏的。在這過渡期間還發生兒輩自私心和女子慈讓心的交戰。「死之準備」(Todes-Bereitschaft) 的預想漸漸萌芽了。這不自知的「死之準備」——犧牲自己的生命，犧牲自己的力量——竟是女子精神生活中一條主要的線索。這是女子生活的內心中樞，由此發出來的一切表現，都可以說是女子精神的特殊性。這種神聖的「自然」「慈愛的心懷」固然是個超越的天賦，而同時也就是一個極不了的限制。這麼樣的一個新的宇宙要在青年女子的精神中準備着，其最後的究竟那只有婦女自己可以完全瞭解。

第二章 青年女子的主要類型

按着男子方面對於青年女子的判斷——教育界也在內——以爲一切女子的個性都沒有很大的區別，談不到什麼「基本的類型」(Grundtypen)。這種判斷只能證明男子對於女子的類型，至今還是沒有很多的收穫而已。

但是真常態類型的青年女子，也正如真正常態的人一樣，有了這種區分的觀點，就知道各類女子精神生活的總則亦有很大的區別。

這一些不同的類型當然每個都不能是純一的。差不多每個女子個性都是幾個不同類型的混合或者是介於幾個類型之間的類型和過渡類型。雖然是這樣，而對於有深刻研究的人，它的主要動機也還是十分清楚的。

(a) 慈母類型 (Der Mütterliche Typ.)

雖然我們已經說過慈愛的母親性是一切女子精神生活的本源，而在青年女子中也還有一種狹義的慈母類型。

在這種女子類型中，原有的慈母本性特別明顯，使她在兒童時代已經有母親的模樣。她自小就喜歡撫弄「傀儡娃娃」(Puppe)；再過幾年更喜歡照護弟弟妹妹，以及其他的小孩。在傀儡娃娃玩耍上更飽及早看出這種特性來。玩耍傀儡娃娃的女子有兩種：一種是母子間的玩耍，這種女孩是把母親當作職業的。另一種是「傀儡娃娃園」的玩耍，這種女孩是要操作母親以外的職業的。——凡是一種自己享受過濃厚的「母親之愛」的女孩子，能把自己的母慈情感着實的去發展；另一種在毫無「母親之愛」的環境中長大的女孩子自然要比較缺乏這種感情了。

慈母類型的青年女子的個性現實，被已有的母慈力量所控制，使她只能顧到與此有間接關係的興趣範圍。這裏又好像兒童生活的一般，她只看見她自己生活的惟一的價值和本身的價值。一切的抽象科學都要被此種女子類型所拒絕。慈母性只想著聚體的。

這類女子不適於大學，高商及商業學校。如果她選了這些職業，也是要不幸的。照維廉士坦

(W. Stern) 的意見，在各種學校中對於這類女子，是婦女職業學校 (Frauensschule) 最合於她們的天賦。

在中等學校高級班裏，這種母類型的女子都不是出色的學生，任憑她拿着義務情感去記錄在學校裏所要學的一切，多半不中她的心懷。她抱着滿腹的心思坐在椅子上，用絕對的被動態度去聽那數學的抽象，邏輯的推斷，形式上的結構，實驗的嘗試；學校對於她簡直是玄遠行星上一種無味的設備，在她自己的生計未開始以前姑且在此作客人，學校並不能是她要求的生活的橋樑。這個女子類型的天賦是比較更儒於容受的。對於某項知識疆界的自動營取，非得她的情感對此發生了絕大的興趣纔行。可是，一切道德問題對於她則毫不勉強。

這個類型中的女子去做教保員很各宜，並且這富於慈母天性的女子也都以教保兒童為其理想的目的。她對於異性的興趣遠不如對於兒童的興趣濃厚，並且有時對於男子還要驚懼，嫌棄。一個少年女子在她的日記裏記着：「如果沒有丈夫可以生孩子，我就想要十個孩子。」她又繼續解釋要同這十個孩子怎樣的去生活，丈夫並不占重要的位置。——男青年則缺少這種感覺，

帶着父親性的十六歲男孩可以說是沒有的。

比較年齡成熟的慈母類型，在女子師範學校內很多。教員職業中的良好女代表，大多是帶着慈母性的女教員。所以這種職業所吸收的女子除對於此項職業有天賦者外，還有那因為其他關係不能借着婚姻去施用天然母親本性生活的女子。這有慈母天賦的女子如果一定要在母親職業之外另找別項職業的話，那最好是做「兒童看護」和女教員了。在教員職業中尤以教小孩（低級班）為最相宜，因為小孩需要照顧的地方多些。在這裏，教學就等於是看護了。這種女子，能在職業生活上保存她的慈母性於理想化的形態中。這種擴大的和提高的慈母性，與生理的「母性」(Mutterschaft)並沒有什麼關係，既不是身體母性的替代品，也還不會去損毀它，乃是併行不背的兩件事情。慈母本性和生理母性的意義絕不相同。有許多婦女並沒有做過母親，然而她絕對會有慈母的天職。反之，還有許多女子已經作過六次母親了，也擋不住她依然還是沒有慈母性。大自然於此是盲目從事的。但是俱有慈母心腸的女子不只是能及早表現，而且還要永遠保留在她的精神中作為她的不動產。這慈母的女子類型，正是那精神組織和男青年有最大不相同的青

年女子。

社會類型亦包括在此種類型之中，應當把它看作慈母類型的「副類型」(Abart)，側重社會操作的女子，不管她是常難民所女管理，幼年監護員女護士，以及任何慈善機關的女職員，都還是帶着慈母性的一貫精神的。這只是一種籠統的愛，服務的本性和助人的志願，以及同情心等的發泄。在一切青年女子的社會準備上也都多少有慈母性的關係在內。學校裏高級班的女子，輒以在「託兒所」(Kinderhort)工作或扶助幼稚為樂事。一年級女生對於最幼者的顧慮情狀尤其顯明，然學校紀律對此往往加以制止，拿頑腐主義來壓迫神聖的慈母本能，人應當給女子以充分的機會，和較小的兒童在一塊周旋，一個完全缺乏慈母社會本性的女子，其精神狀態也不會完滿，他種情感價值也必欠缺，自私的了不得。

依士榜歌 (Spangor) 的意見，「社會精神的方向是在最高舒放的愛裏，」這慈母性的婦女則是借着愛纔能活着。

社會的女子類型覺得一切人都是一樣，沒有後天的界限，不論貧富貴賤，有知識沒知識，她的

愛是要幫助一切的人的。這類女子只看到兒童的蒙昧未開的可能性，是一種神祕的情感和叢雜的同情心；救人和助人乃是她的內心需要。這類女子覺得人人都有搭救的可能性，無論他怎樣的醜，怎樣的惡。一切人類在她的心目中都是一般的神聖。

b. 情愛類型 (Der erotische Typ.)

青年女子的「情愛」(Erotik)可以說是慾情的一種表現。慾情在這種類型上醒動的特別早並且影響到——縱然受教育和理性的阻止——整個的精神生活。讀物和交遊常有時能很明顯的增強這情愛的本性。所以春情期和春情期內的幻想動作對於這情愛類型的女子是異常的危險。

在大城市的街道上能看到各種階級中都有不少的心思極其淫亂而身體實為完璧的半少女類型(Demiervierge Typus)，在這種搖動情況中所有的心理特殊狀態，依着一個「女子的日記」(Tagbuch eines halbwüchsigigen Mädchens)那是最暴烈的「不調協」

一切所謂春情年內的「幼女樣」(Mädchenhaft)如退縮，高慢，怯畏，乖張等，這情愛類型的

女子反到沒有。這類女子拿着醜態嫵態常想使異性注意，「引鬪」(Erflehen)對於她彷彿是最有刺激的玩藝，她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都想惹人的欣歡。

這種女子大多類沒有自制力，甚至於在教員面前也隱諱不了她的情愛。她們自己在一齊時的談話多是說些愛情東西(Siebesdinge)在異性前更易作煽動的舉止。我們在慈母類型裏看見自己去犧牲(Sichhingeben)在這裏我們只覺她們是自己去放棄(Sichfortwerfen)。決不可把春情期內的情愛和成年婦女的情愛混爲一談，成年婦女的情愛是應有的，康健的，道早熟的過強的情愛對於青年女子尙未堅強的意志是十分危險的。病象的，低能的，落後的女子缺乏其他一切興趣和較高的精神習好，都很容易去作異性的追求。

這一類性慾團裏的女子，就是今日所謂的「自樂其生的享受主義者」(Sich-Ausleben)。「如果我到二十二歲還不出嫁，我就自己生上一個孩子，並且我們都是這樣想，」這是一個女子在我的「青年勸導」(Jugendberatung)內告訴我的，並且她那灼灼的目光使我毫不懷疑的相信她說的是真情實話。

雖然她們這樣的希望有孩子，多半也還是不屬於慈母的類型，她們只有假托着要孩子的美名，其實依然是不能自制的慾情和自私心的表現。不是她的「常性」(Eidos)使她掛戀男子，乃是她的慾心使然；她的目的不是孩子，而是自私。假使一日她果真得到了性慾的結合，這要孩子的希望就會即時消失，享受變成了唯一的目的。

一切女子都需要一種外來的安慰，但是這情愛類型的女子則一定要求安慰於異性，當然不能說個個都是這樣的顯明，也有許多這樣的女子能够比較細緻些，高尚些。

情愛類型的女子努力從事於愛情和婚姻；對於其他一切則異常漠然，第一期的情愛感覺——對於男子——仍是精神比慾情多些。果真次序倒轉，慾情先於精神，那就是心理敗壞的證據，而康健的內心發展殆不可期了。

只是在服飾上已能認識出來這樣的「妖女」(Mollie)，襪子，鞋子，頭髮，一切都惹人注意。她的目光，舉動以及言談都給人以嫵媚，勝感的印象，暗暗表現着，埃及原有的天性 (Eveahtur)。上邊引證過的「少女日記」述說此類女子甚詳，但是這種類型究竟還不是病象，並沒有

「智慧的缺陷」(Intellektuell-Manko) 按着柏林的環境來說，這種類型就是那在街上故作怪態招蜂引蝶的女子(Tauchtlermädchen)。

(○) 浪漫類型 (Der romantische Typ.)

這個類型的生活以「幻覺」(Illusionen) 爲主，她的精神生活的中心常爲「人事」(das Persönliche Erlebnis) 所佔據，能够去作幻想的紋飾，文藝式的稱誦，——甚至於到纏綿的詩境。她的感觸異常深刻，這類女子卻不像一般女子那樣混鬧，但是喜歡崇拜，(她這樣崇拜的心裏不是崇拜英雄(Heros)一般的，是崇拜天神(Götter)一般的，並且這種心理在她不是偶然的發現，而是生活的中樞。)她對於她的目的人物的這樣浪漫崇拜——絕無性的彩色——沙樂美(Tes Andreas Salome)在爾蒂(Ruth)一書中描寫的逼真。爾蒂(Ruth)的性格可以十足的代表浪漫類型。她感覺到自己所處的環境乾燥，感覺得在日常生活裏生活如同處於異鄉世界。她沒有父母，希望得一種知心的愛和精神的寄託。學校中一個教員對於她的浪漫情緒有極大的魔力，她絕不是像一般女同學一樣去混鬧他，她實在覺得他是蓋世無雙，情願把身體性命交給他。

我們還得再聲明一下，就是在這種高度數的精神犧牲下也依然能够沒有性慾的攪擾。蘭蒂忍着羞色，走到這位教員的家裏並且請求他：「請救我；允許我常常在你跟前吧！」從此她就住在這位教員家裏，如同一家人一樣，她就這樣毫無更大奢望的覺得幸福，她愛他的抱病的太太，因為這位太太是他的。在她的幻想裏，她就算是他的「孩子」，她對於他的家庭毫不生疏，彷彿以前就在這裏長久住過似的。她看他是一個「超人」(Uebermensch)；她能很自然的聽順他的各種意志完全溶化在他的領導意志之下。他的意志就是她的幸福和命運了。克來士特(Kleist)所寫的小密蒂封海爾伯龍(Käthechen von Heilbronn)也是討論這同樣的問題的。不過那是騎士和侍女的關係，這是師長和學生的關係罷了。到後來蘭蒂發現她以天神期許的老師對於她有很大的肉慾，他已經以婦人視她，不是對待女學生了，這位老師的確有凡心，至此完全變成了丈夫的樣兒，不是忠誠的領導者了，蘭蒂即刻對於他就冷淡起來。有了這種內心的拒絕，自己的意志又振作起來。

這浪漫情感不只是專對於異性去表現，在親切女朋友身上也會放射着這種不凡的光芒。浪

漫類型女子春情幻想的五色光帶能够垂到一切的人類和東西上；在她們沒有真實認識世界以前，就會用詩意去描寫世界。這個類型，正是那對於幻想與真實最少辨識的女子們。

在學校裏專喜歡富於幻想的科目。新奇的和異鄉的事物對於她最有吸力，普通的，日常的則漠然視之。

就是個單字也能使她心醉，並不必與任何的明瞭想像連在一齊；一個十四歲的女子說，她在她的姊妹中選擇出來兩個女朋友，因為一個叫美洛心娜 (Melosine)，一個叫奧施德萊茵 (Rau-tendelein)。

這類女子最高的願望是旅行。在有印像，不平凡的生活中最有刺激的生活方式。

男子春情期內的浪漫情感和女子不同，因為男青年的浪漫常帶着情愛的色彩，女青年的情愛和浪漫則大有區別。甚至於浪漫的最高度，簡直是拒絕情愛的（茵蒂 呂子 就是最好的例子），反之，女子情愛的最高度也能使浪漫的嫩花不開。

還有一種浪漫類型的特殊，「副類型」(abart) 叫做女藝術家類型 (Kunsterinnen-Typ)。

但這是春情期後纔能表現的。吉思 (Giese) 所搜集的一些幼年女子的作品，決不能當做創造的藝術去看。只可作為女子情感生活的解明和人格進展的寫真。女子在青年期內實在還不能有藝術的創造；比男子要晚的多。在後邊我還有較詳細的說明。

d. 冷靜類型 (Der unechterne Typ.)

這個類型的女子與浪漫類型的女子正相反。研究她們的心理很不容易，她們不寫日記，不作詩；她們既不知盤魂的重要，更不作純理的探討。然而在青年女子羣裏也還能看出她們是另外一個獨立的類型。她們的眼沒有炯炯之光，她們的語言既不加修飾，更不作過分的語氣，她們的行為是幼稚而直爽的。

這一類的女子把生活看的非常平凡，實在決無超越的理想和過分的希望，不只是在家庭裏是如此，在學校裏，在社交裏以及後來在職業裏都是這樣。她們的做事非常小心，以事論事，絕少亂雜的行為和情感生活。所以春情期的危險對於她們是很小的。

這類女子沒有很強的個性表現——在學校裏既無心愛的功課，又無心愛的教員，但是她們

多半是好學生，功課學的都挺平均過得去。而且大多數對於吵鬧和競爭也是不參與的。

每一種情感的緊張都能使她們驚怕。就是「愛」字——一般春情期女子最常說的一個字——對於她們已經太強了，她們常常拿「喜歡」「好」替代「愛」字去用。在她們的情感生活裏無所謂深點也無所謂淺點。她們既不知道什麼叫做不幸的愛，也不知道什麼叫做狂烈的幸福。她們的整個生活只是一張鋼筆素寫，不是俱有色彩的油畫。

倘人的精神組織不為特強的外界震動所影響，則此冷靜類型極易遺傳。所以這個類型的女子多半是受遺傳的支配。因為她們對於外來的刺激是缺乏反應的。一些其他的類型常因受了內外的影響而將原有遺傳引到別的路上去。這種轉折的可能性在冷靜類型裏差不多是沒有的。

這種女子天生的很不容易受他人的影響。他人的緊張行為和誇大言辭她們覺得是壓迫而要回避的。

這種實用的冷靜的思想，在她們的職業選擇上也要表現出來。她們最適宜於商店職務。這種商店職務及打字工作對於一般女子都是厭棄的，非到萬不得已時是決不肯去幹的；而冷靜類型

的女子則處之泰然。她們的職業生活和內心生活決不會發生衝突。她們既能忠心於職守，對於經濟也非常注意。在治家的廣義上說，她們都可算是能手。一個按月的收入和一個安靜簡單的生活就是她的希望中的目的了。

她們這種實用的經濟觀點也施之於家庭生活，家庭裏決不讓文藝一類的東西參雜進來。她們覺得文藝完全是浪費。

常很刻薄的去批評其他的人，因為她們對於其他類型的人是毫無了解的。

。智慧類型(Der intellektuelle Typ.)

在女子中級學校裏(Oberlyzeen)有許多「富於思想」(auf das Geistige eingestalt)的女子。喜歡抽象的東西，有綜合的能力。對於哲學和心理都比其他的學生特別有興趣些。自然談不到什麼特殊的研究，但是也很可以決定她們將來都有作女學者及精神領導者的希望。

在學校裏，她們就是教員的驕傲和樂趣之所在，只有在她們是行「質的教育」，她們是班裏的千里駒；她們需要鼓勵，她們有真實的興趣，同時她們引起教員不少的興奮。女子學校的教學就

是因為有她們所以纔有意義和光榮。

但是這一類的女子升入大學的很少。智慧類型的女子升入大的數目，還沒有智慧類型的男子多。她們多半是中學畢業就結婚了。任憑她們智慧超越卻無法拒絕這個自然的職業。

這類女子喜愛知識和喜愛教育的程度遠過於愛衣服和裝飾品。

在學問上她們有絕大的「因果要求」(Kausalitäts = bedürfnis)。她們時時要用力探研原因和她的一切關係。兒童時期的「爲什麼？」到了智慧女子們的春青期內要變成更深刻的形式。只有這一類女子是絕不肯盲從的去接受他人的言行的。

有一個男女不同之點：就是智慧類型的男青年多半是以事論事，深入於事物；智慧類型的女青年則往往還是擺脫不掉人的關係。

在一定的意下，智慧的太早發達是能够有害於性格的。因為在春青期內各種精神力量不能平均發展，所以有智慧比情感過甚發達的危險。這種智慧類型的女子，多半是思想和語言的器官長足的進步，而犯了道德欠缺和情感粗忽的毛病。

第三章 個性研究

士榜歌教授(Prof. Eduard Spranger)對於男女的個性問題，曾作過精密的妍究。他承認男女的「天賦幸運」(Seligkeit)絕不相同(見生活形式 *Lebensformen*)。女子的幸運比男子更要受自然的支配些。或者可以這樣說：女子的幸運是很受自然的支配的。

爲明瞭女子的成長和演變起見，預先得知道成熟女子的一切。

「女性人格」(Weibliche Persönlichkeit)的奧妙，在善於犧牲。她永遠準備着「死亡和變化」(Stirb und Werde)。這是女子人格演化的中堅線索。

男子的個性又是一樣。男子的個性能無限度的強。因爲女子的「至寶」是慈愛，而男子的「至寶」就是道特強的個性。慈愛是一切女子共同的，也可以說慈愛就是女子的特徵。只有很少的女子也會不知道甚麼叫慈愛。

至於「母性」(Mutterschaft)那是純粹自然的，生理的，還不必加入人格裏來說。縱然說母性能够加深女子的一切情操，那也是少數的，還未可一概而論。

男子的超越目的在表現自己的精神；他要超然不羣。他的最高的「完成」是成爲哲人才士。俗語說：女子在生育中產出她的最大成績品來。不錯；但是她的生產並非積極的，而是消極的。她對於這生產實無任何用意和努力。而且女子對於這產生絕無意志力量在內，或竟是違反意志的亦未可知。藝術家則另是一樣。藝術家製成作品並不需要任何人參與，他獨自一個是作品成績的父親和母親。

假如女子生了孩子呢，那一定是人與人間的關係，決不會是身體的神經作用。

女子對於人與人間的關係特別有興趣，因爲女子的社會合作性比男子大得多。女隱君子古今都不多見。寂寞是女子情感最不能忍受的。所以獨立獨身是女子不易辦到的事情。凡男子感覺到作難的事，在女子已經要是可慘的了。

就是那獨生女（父母只有她一個，無兄弟姊妹，）也往往歎息她的孤單，言之終生不厭。

男女的精神組織既有差異其興趣的方向也不能相同。女子的精神偏注人的問題；對於人有興趣，尤其是人的精神生活。男子則不很注意人的問題；他的興趣在宇宙的一切，尤其注意在那些比較永遠的問題。由此看來，耶穌和一些「教主」(Religionsstifter)都是男子，決不是偶然的事實。就是一個「女子弗士德」(Weiblicher Faust)也是不可想見的。——男子的最高智慧與上帝等齊；女子則知道，在她的最高智慧外還有男子的最高智慧。這個很易解釋。最高信仰多是男子的化身。

倘把男女詩人的作品互相比較，即可看出來，男詩人多注重在永遠的問題（弗士德問題 *Faustprobleme*），女詩人反斯，大半以人與人間的關係作爲她們探討的中心。

女子因爲內心自然的要求，而喜直接探索以下的幾個問題：宗教，友誼，愛情，藝術。

(A) 青年女子的四個人生大問題

(1) 宗教

在一些大六歲女子的班次裏，我作過發問：「那種書和文章對你有最深的印像。」結果的統

計有三分之二的書和文章的內容是有宗教意味的。又在一個高級女子中學 (Oberlyzeum) 裏見到，二十個女生都是十七歲和十八歲，就有十五個女生的心愛課目是宗教。當然這裏邊會有教員的人格的作用。這些受過洗禮的女孩子們 (Konfirmandinnen) 對於宗教家有一種過於的崇拜，那是一般人都知道的。然而在這裏也可以看出男女青年的不同。男青年也很肯探研宗教的所以然，但是在他們多半又是把宗教當做智能問題去討論；探研牠的究竟和連帶現象，由少微的懷疑以至於到極端毀罵宗教。或者這青年人覺得自己是宗教上的戰士，為實現宗教價值而作戰，積極的替上帝來整頓這無宗教法紀的世界。他覺得自己帶有上帝的靈性。這裏的最出色人物，宗教創造類型的超等角色，就是納瓦利士 (Novalis) 和尼采 (Nietzsche)。

女子的「宗教態度」(Religöse Einstellung) 是接受的，容納的 (Rezeptiv)。她們的宗教感覺所以如此，與慈母心有關係。女子的心情總覺得一些生活都是神聖的。一切的愛和宗教虔誠都是從同一的情感泉源中流出。——在這祈福的時期特別富於宗教內經驗和幻想，感到基督人格的熱力。同救世主發生了內心的靈魂團結，依着主活着，為主而活着，這就是她們的企圖。這些年輕

女子們喜歡在教會服務，尤其是幫助人的工作，她們特別願意去做。宗教性愛火的本旨，也還是求靈魂的得助，期望着靈魂的團結。信仰宗教的少女們，覺得自己完全是上帝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想念在女子的情緒中比男子堅固得多，幾至牢不可破的程度。宗教運命操持她們的整個生活，甚至於看到世上的一切都有宗教的神密。

當然也有許多女子，自幼就不以教堂和信條爲然；但是，無宗教性的女子可以說是沒有的。一個十七歲的女子在心理學開始講授時向她的教員問道：「如果根本不相信靈魂的存在，那怎麼去研究心理——靈魂論呢？」所以無宗教性，只是一種彷彿的現象，一個發展上的短期過程；只是對於已往的信條有所不滿，希望着一個更完善的宗教形式而已。絕對的無神主義——反對一切的宗教價值——在幼年女子應當是病態的。

男子春情期的一些信仰和知識的苦戰，在女子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她們並不是不知道這些問題，只是她們覺得太嚴重，可怕，不敢去深究罷了。因爲女子的理解和情感在精神中是連貫的受「情感宗教」(Gefühlsreligion)的支配的。「情感思想」(Gefühlsgedanke)是女性的專

有品，若非異人決不能知其奧妙。傾心於神祕，傾心於浪漫的藍花世界，和不停的去信仰奇異，這都是少女的特殊光芒，因為她覺得——縱然在意識中有懷疑——這都是象徵，是「造世紀中的百花海」(Blütenmeer der Welt-schöpfung)；如同一切花的喜歡轉向着陽光一樣，而一切的女子靈魂喜歡轉向這神祕的價值——

就是宗教的態度也有一種自然的關係。這在青年女子完全是依着情感的。常常缺少客觀的審察，只注意在暫時的印象。女子幾無客觀性，處處都是主觀的——

(2) 友誼

一到春情期就有了直接友誼之可能。女子在這時多能有意識的在她所認識的許多女子中，選出幾個來作為她的女朋友。

她的友誼建築在她的靈魂增長需要上，雖找到了最好的女朋友，也是短期就會完結的。青年女子的友誼沒有青年男子長，比青年男子換得快；因為她們的結合不是同一興趣，而是同一希望，多半是有同樣癡好或普通報告的需要。「必須有一個一切話都可以對她說的女朋友」這是一

切女子的來往書信內最渴望的一句話。可是不久又成了泡影，因為她們的友誼只是以普通報告的需要為元素的。如果我們竊聽了兩個幼年女人的談話，即刻可以注意到：兩個都是在那裏說着，沒有一個是在那裏聽着。——深沉聽話的藝能在女子發達的比男子晚得多。女子聚會的主要目的在「說話」而不在「聽話」。聽話對於女子如同強迫一般，彷彿是反自然的；就是偶然聽了一段話，也不過一時的同情，並不肯了解那段話的內容。女子說話能談的火一般的熱，愈談愈起勁，談了她這年少生活的一切，談了她的學校內的一切，談着談着談到友誼裏去——還會再談出來。她在說話上去享受她的朋友，借着說話去消失她的痛苦，說到最熱點能把一切都忘了。這大概是一種女子的「說話癖」(Rederparang)，不只是心理的，恐怕在生物學上也有根據的。如同高鄂士(Gros)說：動物的生物性的玩耍乃牠們生活本能的表現。那末這女子的喜歡說話，恐怕也是同一的作用了。這是她的基本態度，往往女朋友只是她的收音機，只准有收音的效用，如果什麼時候這收音的作用不忠實了，或更會有別的反應，那就會發生亂子：友誼的破裂。——

較成熟的少女能更小心一點的，用精神的動機去選擇朋友。這個時候的重點不在「我」了，

而是在「你」。她完全沉入女友的靈魂中，生一種癡情的火烈一般的愛戴。心理學家常常把牠當作男女愛情的「前期」(Vorstadium)現象。事實並不是這樣，女子的精神也是同男子的精神一樣，在愛情旁邊還有友誼，這友誼是一種另外的精神作用，牠並不是愛情的「前期」(Vorstufe)，更不是愛情的「補替」(Ergänzung)，牠有牠自己的獨立價值。這是人類固有的精神作用。就是後來精神受了火烈愛情的震動，而這種友誼也還能在中學的最末學年或一直到大學裏繼續的存在着。近代的少女有一個和以前女子的不同點，就是：對於同性的尊重。這同性的尊重，就是精神友誼的根源。

也會有一種純粹的性生活混在裏邊，「作猥褻的行爲」(Perversität)，然而這不論在任何地方都是極希少的特殊現象，只能在社交太不開放的環境內發生。就是很病邪的思想，在一個康健的環境內也能被改正過來的。只有兩個女子結成的「友幫」(Freundschaftsbund)，一個站在絕對的領導地位，那一個純粹是精神的服從者，在這種情況中，當然不免會有危險事體的發生。

每個少女都需要一個女友，報告的需要，團體的情感以及新發現的人格一再都需要一個精神的團結，作為生命中對內對外的保障和解放方法。

如果一個青年女子以沒有女友為滿足的，她是內心的貧乏；對於她的將來演進不可樂觀。

真正為由友誼到愛情的過渡的，乃是一些青年女子和一些青年男子所結合的友誼。這無論如何純潔，只作精神的考驗，只有「侶伴感情和愛好」(Kameradschaft und Sympathie)，不含性慾的舉動；但是總已有了友誼以外的聲調。這無異就是愛情大戲劇——未出臺以前最後的總排演了。

(8) 愛情

青年女子最深刻的內經驗就是愛情。不惜用盡血汗的去追求。在十四歲至十六歲女子們的談話中間已經是以此問題為主要了。但這也不過是在大城市裏——早熟的女子，把糊塗遊情與真正愛情的性的鼓蕩分不清楚，纔有這種現象的。真正的愛情的第一次發動，在我們所居處的地帶，常聽的應是十八歲以後。吉思(Giese)有一首詩，十七歲女子的「情慾」(Liebeskummer)

詩，這首詩乃正常的「狂風與壓迫」(Sturm und Drang) 期中有力量的表現：

疑問把我的心燒碎了，

無限量的空洞和淒涼。

在我的愛情的寺院裏，

所餘的只還有積灰而已。

生命對於我竟是這樣的無聲無臭

在它的「想思」(Gier) 裏過去了。

只還有漸或發出的困憊呼喊

向着你！向着你！……

在這初期的愛情裏，女子感覺到一種極玄妙的音調。這裏還沒有明顯的性的作用，只是靈魂向着那「你」去說話。在男子則或正與此相反。男子先要認識「一些婦人」，然後纔去認識「婦人」。——女子則是先要認識「男子」，然後纔去認識「一些男子的」。——在這種意義之下，李贄

曼(W. Liepmann)在他的婦女心理中曾說出，男子的「情慾性」(Triebcharakter)和女子的「選擇性」(Wahlcharakter)就自然的要求說，女子的情慾不像男子那樣的強。所以輕微的拒免是可能的；愈是精神高超的女子，愈是富於興趣的女子，愈能拒免。女子的愛情大多是精神的，所以對於身體的犧牲往往很費躊思。假使遇着缺乏精細情感 and 對於此事了解欠缺的男子，就會把一生的夫婦生活完全破壞了。一些女子們在新婚之夜的自殺，那是最不幸的事了。所以青年女子對於她們的愛情問題和生活問題均應當先受一點性的教育，方不至濛濛洞洞，心驚肉跳，把那知識的果實生偷下來；而應當是有意識的心願，負着歡喜的責任，享受這成熟的果實。

一直到今日，那「蛇」還在引誘着少女們，狡滑的，欺騙的說出了女子「兩方面的道德」(doppelter Moral)，惹得不少的女子整日的爲這蛇毒而犧牲。這些女子們在學校裏——我在柏林各學校，聽到了她們不少的談話——已經是大誤所謂「自由戀愛」(freie Liebe)了，對於短期的「侶伴愛」(Heterew-Dasein)及「男女道德平等」更醉心的了不得。她們當然不知道這對於女子是極不幸的事實。但是這不幸的「第一愛情」能有一種特殊的深刻力量，如同驟風

暴雨能促着禾苗的早熟一樣，這不幸的初愛也能催促着少女早熟。做過這樣不幸愛情的女子們多半喜歡自己掩蓋，不使人們瞧見自己的內心傷痕。所以不使人知的原故，因為怕人不了解，怕人恥笑而已。然而——這種內心的傷痕對於她是神聖的，不管如何不幸，如何失望的愛情，在她都算是內心的獲得；就是「絕大的失望」，她也不能把她當作無意識的，而要作為內心的經驗了。她會把內心經驗——任憑着牠是與失望分不開的心內經驗——當作奇異的珍寶，自己的寶貝，可貴的神品，保存在心裏。甚至於是極慘苦，極不幸的失望的愛情，其中也有無限的甜蜜味道。女子在最不幸的愛情裏，也會感到幸福，沒有愛情，是她最不能忍受的大不幸。她情願因為「要內心經驗」而走入「失望」中，不願捨去內心的經驗。一切都不是女子懼怕的，女子最懼怕的是幻想的空虛和荒涼。「我很樂得有一種使我心跳的歡樂作為我日後幼年的回憶。」這是一個青年的女子給一個年紀較長的婦人所寫的信中的一句話。

自然，這一方面是由於女子的精神本質的構造，又一方面也是由於過於顯著的主觀主義的危險。如果她們愛起來——不論幸福或不幸福——，那一切的其他世界就變成了她們的荒土，寒

不值得一顧看了。對於她只有唯一的關係：就是同愛人的關係。一切都是爲他——愛人——，只有他是絕對的價值和真正興趣之所在；其餘的都是比較的，全看它與這愛情的關係之遠近如何去定它的價值。男子的愛情不似這樣的專一，他還可以讓事業，藝術，科學與愛情並立。任賀羅 (Jean Paul) 說：「女子要愛起來，便是整天的去愛；男子愛起來，只是乘着他的工作的餘暇而已。」

一個有幸福愛情的女子是很容易被人認出來的。她的目光明亮，態度伸展，聲音響亮，語言曲折婉轉，喜用譬喻。正是柏拉圖 (Plato) 所說的「內心的光芒」(Der innere Glanz) 柏氏 雖是用在男子身上，但用在女子亦很確當，不過時期不大很同罷了。

少年女子對於愛情的巨大的精神經驗，往往自己覺得如同謎語一般。自己感覺到這種希奇的內心刺激，「自我」爲之搖動不安。及至這愛情是真實的了，她那「思想」越要堅定。「思想」不替就是到「開放」的引路者。愛情和「愛情答報」(Gegenliebe) 的意識能增加女子精神生活極顯耀的力量，這種內心的開放，能使她輕視環境上的一切。

初愛在少年女子的情感生活上有極大的力量，常能妨礙到她的才智。愛情是女子精神生活

力的威權者，站在興趣的中心，如同少女的女神一般，如果它真占有少女靈魂的深處，那少女的其他一切目的和興趣都爲它而犧牲靜盡的。它的烈火有無限強力——

(4) 藝術

少年女子對於藝術可以說完全是接受的態度。只有那偶然的文藝出產，如詩、日記，可是在狹義上說，這些並不能算是藝術。少女選擇心愛的讀物，要先選擇出心愛的著作者。這種「人的關係」(Persönliche Beziehung)，在女子是最重要的；對於藝術的價識，還是其次。少女選擇心愛讀物，絕對注重在內容上。還帶點兒童的心理，把材料看做異常的要緊。藝術的形式對於女子是不很重要的。那末，什麼樣的內容最能有效的刺激十四到十六歲的女子呢？大多是些與自己的生活 and 希望有關係的事情。一個理想的人物，其言語和舉動能夠滿足幻想的。女子年紀愈長，愈喜歡讀浪漫的讀物，就是那非浪漫類型的女子，也是這樣。在這種讀物裏，她們覺着「天地無邊」，「真相相映」——雖肯迎合女子們的這樣喜好，則很容易變成女子們心愛的著作家，如女詩人居太娥 (A. G. G. Günther) 的作品，那是很容易被女青年們所心愛的。這樣的讀物，當然有一種補助實際生活的

效能愈能活躍的挑動幻想，內經驗愈能進展。這裏當然有不少的危險，但有時也可作為防止的方法。

最早能引起女子注意的「藝術形式」(Kunstleiche Form)是抒情詩。抒情詩人多半是被青年所發現的。抒情詩是有形式的呼喊；呼喊就是內心經驗，這正是屬於青年女子經驗範圍以內的。

在這青春年齡的女子更愛戲劇，因為戲劇完全是視覺的印象，而女子的視覺享受遠過於男子，所以戲劇可以引起她們的興趣。迷愛戲子的興趣，那尤其是少女的專門能事了。扮演英雄的戲子，少女覺得他就是真正的英雄。「假設」和「真實」分辯能力，她們是絕對沒有的，因為少女的抽象認識還未成熟。往往把劇內的角色和演員混為一談，如扮演弗士德中的「魔鬼」(Mephisto)的演員，不管他演的多高明，也總不易討得少女們的心愛。因為少女這個時候完全是幻想的生活，所以戲劇給她們的印象的深刻和持久，遠過於成人。成人也常念念不忘自己過去作過的長期旅行，少女對於一晚上的戲劇也能如此的念念不忘。她第一次所看了的戲劇，更能詳細記憶，到老不

忘。成年男子能在讀品上享受沙士比亞 (Shakes peares) 的戲劇，婦女能達到同樣的享受，就非借着臺上的表演不可。喜劇和「小音樂劇」(Operetten) 對於女子的吸引力還小；慘烈的偉大名劇，最易走入女子的心情。尤其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子，第一次觀劇，就想看一個古典派的戲劇。而且不自覺的就能受到這些戲劇的影響。少女每次看到西萊爾的，或沙士比亞的戲劇，都能增進她的人格，充裕她的內心經驗。

女子音樂的知識，在成熟期間發展特別快。雖說她們的本來聲音變的不相男孩子那樣顯著，可是喉腔的生理變化也增長了歌音的婉轉。還有如萬爾特豪富曼 (Walter Hoffmann) 的意見：女子練習各種音樂美術，能够增進她的身心；音樂對於女子不只是裝飾品，亦且與其本質形式互相表裏。一定也會有若干的有音樂天賦的女子，偏不做聲，不肯歌唱，那她正如受了大凍的花一般，父有她自己說不出的隱憂。

少年女子對於「大音樂劇」(Opera) 更是主觀的了不得，她決不只是拿着藝術的觀點去欣賞。她會讓那偉大的聲調和那浪漫的布景把她引到如夢似癡的態度裏。她的情感生活竟能升

到燃燒點。對於這種歌唱的英雄扮演者的愛慕，還要遠過於話劇的英雄演員。如果我們在一個「音樂廳」(Musiksal)內留心觀察女子的態度，就可以看到她們只把音樂當做自己夢癡的陪客而已。一個女子在她的日記中寫着：大音樂家蘇曼(Schumann)的作品「夢」(Träume)是她的最心愛的音樂，因為聽此正可盡量的拿出做夢般的態度來。

在普通的情形中，女子注意藝術的技巧遠過於藝術的價值。因為女子喜歡把所學得的美術技能用在日常的生活及環境上。往往她自己的審美能力及美術獲得用在家庭佈置及服飾整理上。所以說，女子對於美術永不會作為理論的內心產業，只是不知不覺的就要應用在自己的表現和環境的一切裝飾上了。

(B) 青年女子與社會

(1) 家庭

兒童的第一個社會就是家屬 (Family)。一般的女子在普通情形下，不只是比男子和家屬接近的時間長，在家庭居住的日子多，並且她們對於家屬和家庭的感覺較男子是深刻的。雖說近

年來的青年女子因求學及操職業的關係，強逼着遠離家鄉，另謀生路，但是她們的精神也還是和故鄉、父母的家庭保持着親密的結合。一種「住校的教育」——教養院——(Internaterziehung) 能够對於男孩子發生極大的人格陶冶價值，影響到他們的一生；只用看那過去的偉人們，凡是在學校的門內長大，被學校的牆和寺院的封鎖隔離了他們，和家庭遠離，過那嚴謹簡單生活的，如費西特(Fichte)、尼采(Nietzsche)、昂克(Ranke)、浪泊俟西特(Lamprecht)、維拉末非茲毛凌德(弗)(Wilamowitz-Moellendorf)等人，都可以明顯的看出來道「住校的教育」對於他們後來的生活略傳有巨大的影響。

這種住校的教育對於女子又該是怎麼樣呢？最好的教養院的教育對女子，也不過只是家屬的些小替代而已。非有不得已的情形她決不肯安心於此。女子天生就有個極大的依賴性和極強的家屬需要。她很早就會參與父母的苦樂，少有閒暇她便喜歡擔任家庭裏的操作，她有和姊妹們及家屬人等互相談話的需要。她還願意把她自己選擇出來的朋友引給父母，作為她自己家裏的客人。如果現在的關係是轉變了，女子和父母間發生了不好的景況，使女子不得不在家庭以外作

交際的場合，那這裏的過失必在父母而不在女子。可惜現在的許多父親——母親更多——竟不明了時代的女子自由趨勢，不會去鼓勵她，保護她，管理她，聰明的引導她，不自私的爲女子而讓步。老少的鬭爭，父子的不和，已成了心理上不可避免的現象；而這少女的「解放迫切」(Emancipation)也許不相男子那樣的粗野和猛烈，因爲在女子不是革命，是改進，不是不可制止的決裂，而是漸漸的脫規，更不是不顧一切的要求，而是一種可憐的希望。男青年說：「我要……」女青年說：「我願意……」

自然還有很多的少年女子，因爲愛父母的心深切，情願捨棄自己的獨立生活的，雖說近年來因爲表面的職業需要，這樣的女子漸漸減少，然而也還是有的。這樣女子的晚年如果沒有很大的苦況，也還不會感到什麼精神的慘戲。可是我們必須知道，一日父母肯接受，或竟要求女子這樣的做法，一日男女平權就還是空談。

少年女子極易受家庭的繩束，只要家庭肯容留她，准許她發表意見，父親不作森嚴的態度，母親不欺恨摩登，她能夠有一點交際的自由，自己有一間清靜的屋子，只要家庭的一切少微能夠適

合她的精神要求，她是決不願輕易離開她的家屬的。如同現在一般學生感覺到學校是「他的」學校一樣，一日女子生活在父母的家庭裏，她也會感覺到這家是「她的」家，並且還能引為光榮。往日所謂的「家庭閨秀」(Haustochter)現在是絕對不會再有的了。個個少女都是注意在友誼及同年結合上，在求學時期已是如此，何況以後的職業訓練及獨立生活時期呢。經濟獨立是有價值的企圖，不只是可以免除艱困，對於內心自由也是十分的要緊。

現在的局表下常有十七八歲的女子已經是完全獨立的了。這樣早熟的自己獨立，能使女子對於家屬的態度起劇烈的變化。很早自己就去賺錢的女子，自私的情感必是要盡量的發展，家庭教育對於她往往失力量，以往的工人階級和小農階級就是這樣。專此相反的關係，就是少年女子能多受一點家庭訓練，多在家庭裏過幾年不獨立的生活。

兄弟對於少女都有很大的益處，少女更喜歡同兄長接近。兄長的「武士風度」(Ritterlichkeit)是少女最感覺到愉快的一件事；如兄長引着自己的臂子，帶着兄妹和隨的樣兒走入大廳之中，兄長對別人保護了少女的一切安全；這兄長的「武士使命」(Ritterdienst)很能引起

少女將來立身的規範。當然也有一些「二百五樣」(fun galante)的兄長，他報怨——吵——教訓——指正。就是這些煩瑣對於少女也是很有益的。有兄長的少女在交際場中是開展的，活潑的，舉動自如的。有兄長的少女在一個男多女少的聚會裏，很不難拿出一種爽快的(burschikos)類似男子的)態度來。幼小的妹妹和弟弟對於女子，更能啓發她的母慈本能，甚至於影響到她將來的職業選擇即因此而決定。

遠近的家屬在這過渡的時期纔要注意理會。兒童時期的威嚴這時已消失，成人的虔敬這時還未有。凡是「幼女」(Bachterin)眼中以爲是有意義的，在較成熟的少年女子看來或竟是有價值了。但是她所謂的價值並不是什麼任何的「真有價值」，只是她自己覺得是有價值，就算有價值罷了。於是一切家屬過去都能以恩惠得到兒童歡心的，這時的少女竟能作內心的拒絕。凡是她情感上以爲是沒有多大價值的，如對於姑姨，老姑，老姨，表親等等，她都會有不客氣的舉動。如果想把一個少年女子認得真確，那不只是得知道她的智慧，更得明了她的整個「精神表現」(Eigenschaften)舉止，)所以應當在家庭裏作詳細的觀察。最顯著的是她的接見賓客時的舉動和「參見

時的形式——自然這裏須注意到她所受的教育和她的家庭一向的「習俗」(Gepllogenheit)——有經驗的觀察者即刻就認出她那「身心的規律」(Persönliche Note)這裏有一個很大的區別，她在這種機會上——如果有——接見父母的朋友時，或是把自己放在中心，或是覺得自己到了就算完事；或是注意一切，使客人歡心樂意，獻茶奏樂以供暢飲，或是她竟能很客氣的在長輩前表現自己的人格，積極的參加這晚會的活動，用有形式的言辭表現自己的意見，用有理解的態度去聽那一切的談話——她不只是一朵裝飾的花，憑着香醴來增加這聚會的幽美，她還要借着言辭，舉動發出少年人格的光明。對於女子最有益的，莫過於她有一個被文化浸透的家庭環境。不論是父親的或母親的高尚卓識的朋友，都能留給少女以深長的印像。這在一切有名婦人的傳略裏都能看到。

凡是男子用力尋求的文化，女子根本不去尋求。只有這家庭的文化最能發揚女子的人格，且能影響於她的終身，無論將來作職業，作母親或作主婦。

(2) 學校

反對「男女合校教育」(Koedukation)的失敗，正可以看出現代教育趨向之所在。過去曾經用力反對男女合校的教育家們，現在也都是贊成男女合校的人了。這種贊成可並不是根據心理上的和教育上所任何理由，只是注意在「省費用」(Ersparnis)和「簡單化」(Vereinfachung)上。

雖然贊成男女同校，也不可誤認十二至十八歲的女子的發展與男女相等，這個期間的男女，不只是精神光色不同，就是發展程序的「動律」(Rhythmus)的「深點」，「高點」，「重點」以及苦樂的情緒，都有少微的差異。但是切不可把女子的個性看的太了不起，說是另一種個性。男女的個性並沒有等級的差異，只有精神生活的零星部分受興趣方向的支配而顯出度數之不同罷了。女子處處都有情感作用在內。

據近年來辦理「合校」的教育家們的報告(例如巴登州 Z. B. in Baden)男女同校既沒有若何壞處，亦無若何好處。只是如果要實行這樣制度時，必須有女教員纔行，且男女生的數量最好相等。

在成熟期內的男女青年，則有分別教授的必要，不只是因為智慧的關係，大的原因還在秩序和精神的適應。有一個自然的趨勢；無論男女青年，在這期間都很深切的盼望着男女分開。他們希望一個不同的待遇，並且還有秩序上各種不同的要求。

雅可卜豪富曼 (Jacob Hoffmann) 以為這時節的過於親密的「朋友性」或「夥伴性」 (Kameradschaftlichkeit) 對於男，對於女，對於社會都沒有好處。佛鄂士特 (F. W. Förster) 的意見是很對的，他說：「少女多過幾年「夥伴性」的生活，由經驗能够促成精細的女性，並且能使異性得到好的影響。」

教員的人格，這時對於男女很不相同。

男學生喜歡教員的原因有兩個：(1) 如果他對於某科真有把握，真懂得，真會；(2) 如果他真有和同夥交際的能力。在女子則完全另是一回事了。她們喜歡一個教員，完全不由於學科知識景仰，多半是人格的魔力引起了她們內心的虔敬。全班女生對教員的景仰，決不在任何一件可以言喻的事項上，而在人格的整個影響，如男教員的大雅舉動，女教員的伶俐教授。女生注意教員

的一切遠過於男生，如教員的性格、態度、舉動、言辭、衣服、禮貌，處處都能惹起女生的注意。

任憑你是一個大文學家，如果不小言辭，穿着綉子脫落的衣服，在女生班裏也是要被瞧看不起的。

女子能不受教育效力，全看她對於教員的愛戴程度如何而定。

女學生很能不惜一切去愛戴教員。她對於她的心愛教員不只是特別努力把功課做的異常的好，以求得到他的笑容，聽到他的和氣的語句——甚至相反的，故意不努力，故意吵鬧，故意失態，爲的是要使心愛的教員特別注意自己，逼着他直接和自己說話。「因爲他（或她，指教員）太好啦，所以我不得不用功。」這句話在男生班裏是一輩子也聽不到的。

女子的整個求學時期是在這種愛戴和「癡迷」(Schwärmerei)之中。在這癡迷受課鐘點內，思想能够特別加快。男子很不容易明了幼年女子這種精神狀態。她肯努力運用她的幻想，甚或在學校以外，終日的去模仿女教員的人格；聽她的聲音，站在她的面前——甚至於在夢裏夢見她。如果她所癡迷的是一個好人格呢，那很能促進她的智慧和道德情感。萊比息 (Leipzig) 的

幼年法庭裁判官萬爾特豪富曼 (Walth Hofmann) 說，只有一點是應當限制的，就是少女對於她愛戴人格過量的依戀。少女願意，並且需要有一種依戀，就是較成熟的女子也需要一種精神的引導。嘲笑，諷刺，反抗，乃高級班裏要緊的武器，女子則不肯爲之。批評教員也是不常有的，只有她們不喜歡的，不愛戴的教員，她們纔肯去批評。——

女子學校教員的十條珍言：

- (1) 學生愛戴你的教員人格，纔能擔保她們對於你的課程有興趣。
- (2) 決不可使你的友誼表現，超過你的威嚴態度。
- (3) 你須注意修飾你的外表，因爲外表的印象，在這裏沒有別的方法可以補救。
- (4) 必須要小心措詞，就是一莊不要緊的事也得說的清白，在獎勵和責罰時更得留心。
- (5) 不要常用諷刺說話方式。
- (6) 要常常態度和藹。
- (7) 課程愈抽象，愈需要人格的感動。

(8) 不可讓哭笑搖動你的心情。

(9) 必須精細伶俐，認清感觸和感覺過敏。

(10) 在女生面前決不可拿出私人的態度，就是在校外的聚會，也得保持着神聖不可侵犯的莊嚴。你的女學生們需要這種幻覺。

女子的精神組織有「注入的適力」(Einführungsfähigkeit)的，這受納的特長能達到極高地步。在這精妙的調協應聲上，也能找到女子精神生活的獨有優點，甚且能作為藝術創作的根本。

在學校裏顯出來她們有一種絕大的死記的特長，對於背誦她們是喜歡的；按着邏輯觀點有意義的學習，對於女子則需要長時間的培養。這是很特別的，就是多半的女學生甯願去背誦一首再長不過的詩，而不願去把一篇有邏輯構造的散文中的意義摘要寫出。雖是「最高年級的女學生」(Primarierneue)對於一段哲學的了解也還作難着。凡是做學校教員的，都能感覺到女生接受教員的判斷是絲毫不加思索的。

女生的特長是對於語言的學習，她那婉轉的「喉頭」(Kehlkopf)靈敏的音樂聽覺，增進了她學習語言的容易；她那接受的天賦更是學習詩句的要件。所以她們對於職業的選擇，也偏於這一方面。抽象的課程，如數學、物理、哲學、地理，少年女子是不大喜歡的。她們喜歡倫理、宗教、文學史、美術史，以及普通歷史中的人格描寫。

葛森(Giese)在少年的「自由文藝創作」(Das freie literarische Schaffen)上，看出女子的特性：依照浪漫文學的成樣，填上自己日常生活的零碎經驗。

那末，在這成熟期間，男女生能够在一齊教授麼？這個雙方的見解，在柏理士洛(Breslan)的「幼年教育會」(Jugendkundekongress)上，曾有充分的討論。實在有不少的女子很適宜在小學高級班及中級學校裏男女合教。但也只是，同一目的而走兩條路的。——

春情期前及正當春情期時的課程工作是不能等量的。因為女子在這個發展的期間，耗去很多力量，最能引起緊張和疲乏，實能減少女子的工作力。對這種事實很多教育家們（如雅可卜豪富曼）曾有對於女校用「伸縮課表」(Elastischer Stundenplan)的主張。心跳，頭痛，暈眩，暈暈；

倒症」(Ohnmachtfälle)等，都是「經血不調的黃臉病」(Bleichsucht)的連帶現象。因疲乏的關係引起了「心情不安定」，「心急」，皮氣暴躁等等。「不時傷感」，「喜怒無常」(Launenhaftigkeit)，而皮發紅發白，都是原於這時神經的生理震動。常常有一種很深刻的「無能為情感」(Gefühl des Nichtkönnens)使女子對於某項工作無興趣，「不理不問」(Apathie)。甚至於有一種歇士太里亞現象(Hysterische Zustände)，能使全班受其傳染(Klassenekidemie)，此乃高級女子學校常有的事情。

所以女子學校，應當注意以下各點：充裕的休息時間，多作遊戲和體育，尤其重要的，是一個整個快樂的學校生活！

(8) 職業

因戰爭(指歐戰)和革命(指德國政體翻新)的原故，使少年女子更接近童年的就入到職業的生活去。

時代的艱難和父母的希望強逼着她去營求，甚至於在人格未成熟以前，學校教育未完之時

就去作職業。在女子中學的高級班裏，常能知道這些原故：「父母需要我去作事，」「我的父母盼望我，快點自己立住腳步。」在這種情形中，即刻就要開始學習打字和「速寫」(Stenographie)了。第一個月的新金很能引起少女的喜歡和驕傲；較優裕的報酬更能允許她多用一點裝飾品，作一點娛樂，這都是她平時不能有的。只有很少的女子是用高尚的情感，樂得到她的工作地去。大多數女子的幸福還是在工作時間完了之後和休假之內。她並不是不好好作工，只是對於工作缺少內心的欣歡。她把操作看做達到目的的方法：「因為要賺錢，不得不作點事。」她的職業對於她並不是職業，只是「賺錢的地方罷了。真有職業內心興趣的，只有少數的婦人。由此看來，李卜曼(Liepmann)的話：「婦女的最好職業，是不操職業，」也不是完全不對的。縱然他這主張在一般是錯了的，對於這春情期的女子也還是對的。太早的職業生活，很能妨礙女子應有的發展；在一定意義之下，可以說，她們多半要永久的不成熟了。

大多數在公司，郵局及鐵路上做事的女子，與她們的職業都沒有內心的結合。只把它看做暫時的和短期的依仗，等待着好的職業來到結婚。「終生職業」(Lebenslängliche Anstellung)

這個名詞，對於少年女子的耳朵是忍受不了的。只有極少的女子和極少的情節，因為作事而拒絕了結婚。成年的女子對於職業的關係，那就另是一樣了。

最能吸引少年女子的職業，多半是能够增高「自我感覺」(Ichgefühl)的。對於一些淺薄的女子，電影演員和「話劇演員」是她們的理想職業。因為這種職業既能揚名，賺錢也容易，既可鮮衣美食，又能出入於「藝術家之林」，這些都是她們構成職業理想的原因。

較深刻的和有母慈天賦的女子，她們注意在慈善的社會職業。斯太恩 (W. Stern) 說：「社會的婦女學校」(Die soziale Frauenschule) 最適合於大多數婦女，這也是因為這裏有許多工作能够滿足女子的自然的原故。

大學女生的年齡照往年說不應當是很大的，因為大學仍歸職業預備期，所以大學內的女生也還應是少年的女子。可是現在的大學女生實在多半已是成年人了。

只因大戰後經濟困難，特別影響到女子的職業，不入大學，幾不易找到較好的位置。所以很多的女子都是一方面作工，一方面在大學讀書的。例如在銀行做事的女職員，抽出餘暇到大學聽講，

又如許多女家庭教師都是以准許在大學聽講爲條件的。神經和學業雙方都受損傷，那是很自然的了。大學男生多半還是較富裕的階級，女生則多半是很苦悶的了。求學和職業的不上規道，真我們現代史最慘痛的一頁。婦女們還得很多年纔能消滅了這個不幸的痕跡。

女生對於學業和她的目的，都很有決心。她的勤苦和她的毅力都很大。她覺得能夠有道機會在大學裏把各位教授的意見和判斷搜集在一齊，是最有興趣不過的事情了。

絕對懶惰的大學女生，可以說是沒有的。人格的力量在大學裏，也還是了不起的。如果一位教授，不只是拿着公開教授先生態度，還能够少微對於他的女學生略表親近，做她的指導者，引起她的欽佩和贊嘆，則必能引她到科學上進的路上去，而不感覺這路途之艱難。教授的贊美和鼓勵，實能够減少乾燥的，吃力的工作的嚴重性。——教授是女生生命中的光亮。

有一種現象，在心理學上是很有注意的價值的；在中學最高級班裏的女生，能力並不比男生落後，其判斷力量幾及於成熟；而大學內的女生的能力，很少能超出水平面以上。尤其是較高的客觀知識和高深的獨立研究，對於女生是不大能成功的。不管這是遺傳的關係或是教育的關係，然

而事是如此的。但是也不可據此去批評男女的優劣，因為男女對於人類的使命根本不同。

女生這樣的現象，大多數也是有自然的阻礙；就是她們的「退縮的精神」(Resignation)，這決不是她們的意志力所能操縱的。有一個很可傷心的觀察：有些女學生們十九歲時在中學畢業考試時都無疑慮的認定她們有極高的智慧，前途希望很大；但是到了大學竟都是無聲無臭的了。大多數在二三年內，精神已經完全變了，退縮的了不得，對於自己的長進毫無興趣。愈是在中學裏最好的女生，在大學裏更使人失望。那麼就是「大學不能供給我原有的希望」或她們也會誠實的說出來：「我們對於研究工作，根本不行，不如男子，沒有科學的創造力量。」

以上的欠缺，如果大學加以改良，顧到女子的發展程序，多有幾位女教授，定能有所補益。

在普通情形中最能打斷學業和職業進行的，莫過於女子第一次的眞愛戀。在大學求學期間，當然很容易分出來：是情感的一時衝動；或是深刻的眞實愛戀。道後一種情形，最能吹散一切研究興趣，把「心意的方向」(Richtung der Wünsche)轉到別的方向去，無限幸福的花樣充滿了她的幻想，這種工作是很深刻的，耗去女子最多的力量，怎會再有心情去顧慮那乾燥無味的理解工

作。任憑說此時女子的精神發展線正在上升的度數上，道「愛」的偉大火力也能把牠毫無顧慮的毀滅，把女子的人格方向重新引到另一個目的去，在男子則只是稍微受點影響而已。女子在愛戀的過程上所起的心靈變化，實較男子爲更大。許多的女子或竟因此而終止了她的求學。也有少數的女子更勤奮的去苦幹，把她的學業結束的更完滿，獲得了她將來職業生活的好力量，這纔真是婦女中的皎健分子呢。

(4) 國家

大戰以前的少女，對於國家是沒有多少感覺的。國家對於她們只是一個抽象，不是切身問題的概念，並不知道應當如何去同它發生關係。凡是大戰前在女子高中裏教過「公民」的教員們，都會知道那十五歲到十七歲的女子對於國家的一切問題是很少興趣的。在大戰中間，女子對於公家的事情有了興趣；自女子獲得一切投票權以後，對於國家的興趣更增加不少。女子既有了政治的「責任義務心」(VerantWortensgeburtssein)，政治的「要名譽心」(Ehrgeiz)也醒來了。現在有不少的女子已經是站在領袖的地位；她們的名字在政治上很有聲色。「黨」(Partei)

對於女子發生了新的意義。少年女子個個都關心政事，更有不少的女子熱烈的去參加黨的工作；但是不見得都有什麼真正的了解。士榜歌 (E. Spangler) 說：「婦女應知道些政治上的什麼東西？」這句話裏有很深的意義。不只是各黨的目的需要詳明的陳述，就是黨和文化理想的關係也還得有一翻認識。

現在的少年女子，真覺得自己是國家的一分子了。她那勇猛的「自我意識」，使着她把她的力量和能耐要用在國家使命上去。

仿照成年人黨的辦法，去組織有政治用意的「青年團體」，在這裏男女權利義務平等的結合起來。誰要是看清了這青年組織的內容，他一定樂得做「贊助人」 (Förderndes Mitglied)，來領導它，來影響它，因為他即刻會知道，女子纔算真有黨的意識，心誠意濃的作為自己的事去幹。她們希望她們的文化領袖不要同男子一樣意見；要用婦女們的自己掙扎去補救那過於偏重一方面的男子文化。她們負着婦女的文化使命，參加國家的各部份工作，為的是要使人類得到更客氣，更美滿的互相關係。她們希望借着國家的各種不同的工作，去影響人的精神。她們希望民

族的復興，要得到互愛和人道主義。她希望把她們婦女可貴的「慈母性」染在國家的各部份上，使男女文化日漸接近，日漸親密，達於精純高尚的人類精神生活。

她們希望建設新的國家，一個男女「互助，互立」的「勇敢有爲」的團體。

第四章 教育的程序和發展的程序

確定女子的發展程序，有以下的一些困難：以往研究的結果太少；女子對於實驗和測驗不肯說真話，不肯實力贊助；還有女子的類型太多，都能增加整理的困難。

對於這個複雜的問題，須得小心的去研究，精密的去觀察，纔可得到比較有把握的結論。今述之如左：

(1) 春情期對於女子，比對於男子危險得多；它影響於女子的身心較深，因為女子此時不只是個性成熟，同時還作母性的預備。

(2) 女子在成熟期內構成一種「慈母的情感思想」(Der Gefühlsgedankl der Mutterlichkeit)，作為精神生活的中心；這在春情的開始，還只是朦朧的意識。這個思想能促着女子倫理早熟，在春情期末，更能演成女子「以死赴之」(Todesbereitschaft)的犧牲決心。這種「以

死赴之」的決心是女子的原有命運，她自然的樂得犧牲，往往爲一個新的生命去犧牲自己，這是女子的基本精神，是倫常，好倫常，社會心，宗教心的源泉。

(3) 春情期對女子和對於男子是一樣，若不發生任何的智慧障礙，只是引人到一個勝壯的精神發展時期，因爲第一次的障礙時期，在女子較早些，在春情發動時，卽至到十八歲，二十歲，春情期結束，而女子已經達到最高的精神成熟期了。

(4) 在二十歲的開始，女子的精神有一種停頓(Sstillstand)的狀況，她的最高限量似已達到。這時的障礙，就是表示她沒有再上進的可能了。我們可以說這裏還有一個沒有被人們研究清楚的「第二春情期」(Zweite Pubertätszeit)。我們還可以斷定，第一春情和道第二春情期的時間距離約爲七年左右。這時的心理上同時或許還有一種「內部變化」(Selbstreife)，也應當注意的。

顯著的生理特徵道時是沒有的；可是精神的生活顯然有一種不安的現象。

彷彿大自然在這裏向多數的婦女喊出「停步」(Halt)的命令，又像是女子的智慧發育

線至此已達到極峯，再不能上升似的。研究科學的婦女們，也常常表現一種「喪氣的神情」(Depressionsstimmung)，用和緩的，苦悶的認識說：「極高深的科學研究」不是婦女們的事，因為「造物主」要把艱難的和太深刻的研究給男子的智慧保留着。

實在只有極少數的女子，可能打破這二十歲上的「障礙關鍵」(Hemmungskrise)。道幾個「精神選拔」(Elite) 得勝的女子，免強把障礙的年頭渡過，不受若何傷痕，可是真能重新從事於「一帆風順」的工作，則還得在三十歲以後。一切有名的婦女成績，都發現在三十歲以後。即如女藝術家的創作，較之男藝術家也晚得多。在青年期以前的男女發展，是女的比男的早些，這時忽然有這樣相反的事實，對於我們實在有點新鮮，不慣似的；要不是有道第二青春期的障礙存在，那麼這簡直是說不通的了。女藝術家的的工作，必須在婦女內心發展期過去之後，把一切障礙的關鍵都打破了，把自己的精神狀況整理「如男子」(Auch-Mann) 一樣，那纔能有所表現呢。我可不是說女藝術家是不男不女的「精神兩性人」(Seltische Zwitter-Typen)。「兩性人」乃既無男子的精神表現，又無女子的精神表現的，那是一種「精神缺陷」(Manko)。女藝術家決不是

這樣的。女藝術家早已達到婦女的極高限度，還有繼續的進步，及於藝術家的創造能耐，漸漸的在女子精神的元素裏，又有了男子的精神元素的。沒有這種男子的魄力，女子的創造是不可期待的。與此正相類的，就是男藝術家的精神裏，也有女子的風彩在內。藝術家只是這路——女藝術家到藝術創造的路程比男藝術家這些，因為女藝術家先得把一切的婦女障礙期渡過了，纔能往男子的路上走，自由的去創造。

爲證明以上的理論起見，以下的對照表是很有意義的。九個男詩人和九個女詩人，對照列着，看男女詩人們的第一個著作都是在什麼年齡上寫成的。很顯明的可以看出來，這男詩人發表他們的第一个著作都是在幼年；這些女詩人們發表她們的第一個著作的年齡都是較長的了。

那末我們對於科學的精神生活程序還未談到。以往的詩人哲學家，如柏拉圖（Plato）黨特（Dante）以及今日的小說家，心理學家都已經知道這精神如何變化，如何發展，如何光大，以及如何毀滅的內心程序了。

他們的研究多半還是以自己的有意識的精神發展和回憶為主，並不是嚴密的規模和加意整理的知識，只是譬喻的象徵的說法而已。但是很容易使人明了精神發展的大致。所以我也用譬喻的方法來描寫這女子精神發展的程序。

我常想到黨特的布爾蓋桃林之山（Der Berg im Purgatorio）把精神作段落的描寫，一直寫到山的最高峯上：

精神發展譬如登山，在不同的年齡上一層一層的漸漸向上爬——登上了這一層還有那一層在等着；並且在經過的每一層上都掉下一點東西，也還要帶着一點東西再走。也竟有若干的婦女精神永遠停留在最低的一層上，永遠是少女模樣，臨老也還是沒有吸過高層的空气的。另有一些婦女要在較高的一層上停留了，她們的智慧大約達到十八歲的「普通標準」（Nivau）。過

了這一層，就到了女子精神最難再向上的一層了，這二十歲上的紛亂和障礙對於女子危險特甚，我們會叫它做第二個春情期。在這一層上不知停了多少的女子。情感生活和智慧起了戰爭，結果情感勝利。也還有其他的障礙來攻擊精神的兩翼，而阻止它的上進。婦女的難關，危險的年齡，正是這二十歲。這裏最大的戰爭，還是智慧和「自然命定」(Naturbestimmung)的戰爭，只是智慧在這裏處處拌腳拌腿的，必須得用很大的力量纔能繼續上進。

只要能够幸福的勉強的過了這最危險的一層，——自然只有很少的婦女精神能够——那便可通行無阻的，不很費力的達到最高的高峯，頂上一層。到這裏纔能有藝術的，科學的研究和創造。到這裏女子的「精神元子」(Monsden)漸和男的接近，「自然命定」的鐵門將被精神的大力闖開。到這裏纔能盡量的創造藝術，研究科學，治理「遠及藍天」的玄學和一切抽象的理論。

最後應當聲明的是：我的一切陳述都是以德國女子為中心的。各種女子類型的大致分類在其他文明民族裏自然也是適用的；但是在數量及混合方式上，就不免會有小小差異。例如法國的女子分明是情愛類型的居多，而英國則是冷靜類型的女子多些。我這些材料都是我由我的職業

經驗和社會工作經驗以及社交接觸，信件往還所得來的。這部書應當感謝德國各種階級的少年女子，她們無意的已參加了這裏的工作，我誠懇的致十二分的敬意。

第二編

第一章 病象心理的少女

什麼叫做異常的精神生活？這是很不容易劃出界限的。何況異常精神生活又是那樣的繁雜。所謂常態的精神生活已經是有價值的判斷在內了。最近的精神病學者（如獨恩 V. Düring）說：「常態的精神狀況就是對於日常生活要求滿足的狀況。」

所以這病象心理的性格，在各種不同的年齡上，也表現着它那各種比較不同的狀況。少年心理學家豪富曼（Hoffmann）說的很確切的：「常態的人，不是生來的，是教育成的。」他這種意見和獨恩對於常態精神狀況的意見是很相合的。他們都是說精神生活所表現的確實的個性，十分不同，太不容易去「入格」「分類」。

但是這個正是教育家的緊要問題，也就是教育家能力大小的「試金石」(Prüfstein)了。異常狀態是昇降都有的；就是絕大的天才(Genie)也常是離開了一般常態精神狀況的。

尤其是春情期，對於少年女子危險極大。因為此時的心理反應特別強，最易受刺激，並且也最易生反抗。

女子的病象反應，多半是有情愛的勾當在內，使得生活不快，以至於不想活下去。不幸的愛——呀！累次的失望——能使女子疑心到自己的人格價值，不知道應當如何繼續的活着，發生自殺的念頭，或竟至於實行了這慘劇的表演。可憐這多半是一時的病象反應，在事實上，很少是真爲了「絕望」的環境使得這些自殺者到非殺不可的地步的。

這春情期實在是一個極特殊的時期。近年來人們對於她漸漸得到了深刻的認識。俠樂天畢萊(Charlotte Bühler)明白少年人在春情期間有一種消極意味，不安靜、不快活、仇視所處的環境——在病象心理的女子更易把這不幸的消極主義保留到成熟的年齡——她自己永不會成熟，永久完備。

我們站在教育的觀點上，先把這些較輕微的沒有智慧缺陷的少女病症陳述一下，分病象的種類，和教育的救濟辦法兩層：

(1) 神經過敏 這「神經過敏」(Nervosen) 也就是神經衰弱的表現，所以也叫它做「春情期神經衰弱症」(Pubertäts-Neurasthenie) 它最能增強女子的不安和煩躁；且更引起深刻的不快的情感和身體上的困苦，如頭重（俗稱頭沈，頭痛病之一種），心跳，發燥，目眩等症皆屬之。身心無一時的安靜，常常引起感觸，凡有此種病症的女子，最宜免去一切重大的責任和擔負，對於職業的選擇尤當注意。

(2) 恐懼 怕說話、口吃，也是一種心理病症。

(3) 意志薄弱 這種現象很危險，因為往往影響到智慧的發展。

(4) 精神不調協 (Disharmonischen) 這樣的女子心思最複雜，但也只是一種精神破裂的症象，還沒有智慧的缺陷。她是內心矛盾的——常規理解之發展和兒時遺留下的意志生活的衝突。缺乏毅力和恆心，負不起重的責任，有計劃沒幹才，念頭很多不去實行。動機和反的動機常在

心中往返盪漾——這種女子永遠同她自己過不去，忍受那難以兩全其美的內心鬭爭。這不調協的女子多半是失去天真太早，有意識的忍受她自己的一切。她需要一種高超的領導。安靜的，特出的教育性格，纔能應付這內心的艱局。最要緊的是使她得到歡喜順適與和緩的內心經驗。

(5) 想家 這多半是已經有了職業的女子，但是她的心情與歡悅還是和她父母的家緊緊的繫在一起。太遲礙以往的習慣生活；只有兒時的一切享受使她覺得快活。這樣的女子覺得一切其他的生活方式都是可怕的，應該仇視的。因為她受不了異鄉的寂寞，又離不開這可怕的地方。於是就發生這異鄉房舍應當失火的希望。「一切異鄉的房舍，都該被火焚燒了。」她這種念頭同弱小的孩子念騰着學校失火的念頭是一樣的心理。可是在較長的年齡，更深的想家病上，竟可以做出犯罪的行為來。這自然是已經有了心理的缺陷了。雅士卜 (Jaspers) 的著作想家與犯罪中，把這樣心理的過程描寫得非常細緻。

(6) 道德的精神錯亂 (Moral insanity) 這種女子，她對於道德行為的概念弄不清楚的。原因在判斷力不足——尤其缺乏倫理問題的判斷力。她對於什麼叫「使得」，什麼叫「使不

得，「怎樣「合適」，怎樣「不合適」，好像沒有腦子是。

(7) 歇思特里亞 (Hysterischen) 這一類病象心理的女子多是過於驕得起自己的女子，她把自己的「我」看得太高，自私心太重，缺乏自制的力量，煩惱的情感戰勝了這不自然的主人。這樣心理作用是一種極不安靜，極不調協的狀態。

對於歇斯特里亞的救濟教育 (Heilpädagogik) 的辦法，要應用「心理分析」 (Psychoanalyse)。但是對於少年女子應用這種教育方法時必須更加小心和檢點。易塞來因 (Isserlein) 說：「這樣的少年人對於他自己的態度已經是很不自然的了，受了心理分析的治療的兒童，很憂心的去捉摩他自己的夢，因此他的原來人格會生出很不自然的反射。」阿德來 (Adler) 一派的心理學者坤克爾 (Kunkel) 大夫則又是一樣的主張。他說：「只有「我」的真誠表現，纔能有內心的響聲。一個性心理學者主張：「我」既不自欺，又無祕而不可宣的意思。」如果找不出這「我」的真誠表現，那不論早晚，它那下意識的目的，總會發生力量，更能增加病的嚴重性，而影響到治療的延長。夢和希望常常能夠表示出來內心線索的方向；往往正因病者的內心破碎——由以往下

意識的壓迫，漸漸變為有意識——而起了內心成熟作用。既有了自己的責任心，就會有減滅自私心的可能，然後纔有「愛他人」「為他人」商量的餘地。

維也納神經病學者海勒(Heller)以為「心理分析」對於精神的均衡有很大的振撼，已經超出了教育治療的範圍，而是該歸於醫生一類的方法了。海勒的意思是，不觸動病人的苦痛事實是最好的治療方法。這種方法的巧妙，遠過於「心理分析」痛苦的「急速忘記」(Rasches Veressen)乃對於青年人最自然的治療方法。

阿德來的「個性心理學」(Individualpsychologie)特別注重「自我感覺過程」(Prozess der Ichfindung)。所以他這一派的學說以為一切的精神缺陷都與「自鄙自棄的小氣量情感」(Minderwertigkeitsgefühl)有關係。阿德來的最高倫理條件是社會情感(Gemeinschaftsgefühl)有意識的發展——。

阿德來說：「尤其是女孩子，這「自鄙自棄的小氣量情感」特別比男孩子深刻的多；而自強企圖的滿足希望是很薄弱的」——。

在多數情景下，這個性的教育是需要。『負責任的意識』（Das Verantwortungsbewusstsein）是一切教育最有價值最緊要的成績，對於這些有心理病的女子，更必須時常喚起她『自己行為的效果』的意識和責任心。

精神病女子教育救濟的困難點，在於必須轉變她原有的『精神格式』（Disposition）和在消除她原有的神經過敏的感覺。

由反抗社會的意志方向的異常情緒裏，極易發生疏忽墮落的毛病，對於環境，社會起無限的糾紛。

按西凡特（Siefert）所做的精神病兒童測驗，在一百二十八個極端墮落的女子裏，也竟還有百分之十六保存着倫理情操，任憑說她們都是在太不好的環境狀況下生長的。西凡特以為這是由於『人格的原有性質』（Beschaffenheit der Persönlichkeit），不是由於環境和外界的關係的。

『人還是得着自己，在自己的胸間藏着自己的命運；他是怎樣變成怎樣，怎樣去感覺，怎樣去

反應，都與他原有的性質有大關係。環境和教育只有扶助的力量。前途發展和命運形成的一些力量，還是在乎人格原有的性質。」

以上的理論，與那些生長於好環境裏的一些女子，雖有極倫理的父母，和家庭關係，而仍表現出不好的社會性質的事實，十分相合。對於這些現象，多無法解釋，人們慣於推之為「時代的精神」(Zeitgeist)。這種普通罪孽的說法，對於心理學家固然是毫無補助的。但是，到底是時代的精神決定少年人的態度呢？還是少年人的態度決定時代的精神呢？

反正少年女子的易受刺激和神經過敏近來是特別利害了。男孩子的疏忽和墮落多半是在十三歲左右；而女子則在十六歲和十七歲時。按西凡特的說法，女子的過失嚴重性，必將有性的關係纔能成立的。

神經過敏易受刺激的女子類型，可惜日漸增多了，差不多每個女生班裏都有這樣的女子。用教育的眼光看得十分清楚的。這些女子正是什麼都想幹，什麼也幹不成的女子。她們的口號是：「永遠要新的，永遠要其他的，即刻就需要的，那可不行！」她們心情的調子是：「我不在的地方，那

裏纔有幸福。」每個有經驗的教員都知道，引導這些女子去完成一種工作，精神集中在一種事項上，那是很不容易的。

新的心理研究，指出這神經過敏是由於神經的繼續錯亂，自私的貪心太大，缺乏內心的調協，不會自己約束，缺乏人格內心的統一。

歌斯特里亞女子的數目，在正當的教育下，必能大量的減少。只須留心：如果見到她的情感過於增高，特別緊張，對於某事太愉快或太煩惱，太愛太惡，缺少自己約束的能力時，要很快的不加思索的去轉變她的行爲——

雖說近十年來心理學和心理病態學有了很大的進步，但是依然不能把常態和變態的心理狀況的界限清晰的劃開。個性心理學的意見以爲人格的內心感覺是人的性格的中核。一切生活的現象：自鄙，自傲，康健和病象，都是源於人格的內心感覺。由此看來人格不只是人類的福利；亦是人類的痛苦與大禍了。

第二章 今日之少女

今日的少女女子，各階級，各羣隊，實在是形形色色，品類不齊得利害。當這革新的時期，更談不到什麼確定的價值標準，而美國式的淺薄精神效能，和工業化的趨向在教育上又大施其權威。今日盛行的教育，不是以前按照一定的目的，實行意志訓練的教育了；而是隨便任意的，給每個個性以玩耍的地方的教育，按照着放縱的原則（laissez-faire）不加干涉，以為人生的一切都是由選擇的。因此問題遂叢生不已。

教育的前輩們，對於這種雜亂，不無懷疑和憂慮。但是又多不肯起來負責，而讓少年人去自己領導。

這種隨便的女子教育的效能影響到心理的，是由她們的鄙小自賤的感覺裏發生一種「自卑」，「自大」的懷抱。這「自卑」的懷抱是由兩方面構成的：一方面對於男性是由於教育的提

高，研究團體和運動。另一方面：對於父母的蔑視，對於父母的放肆批評。例如：「那尊貴的老人」可敬的老太太」一類的話（譯者言：在中國竟稱老頭，老太太了。）這還是少年女子們對於她們的父母用半不痛快，半不忍心，可憐他們的口吻稱呼出來的呢。甚至於直接了當的說：「他們（指父母）可不明白現代的一切。」這樣毫無誠敬的態度乃今日少女的寫真。新的教育正還要繼續的來培養這種有意識的性格。

少年女子早能感覺到父母把她們的纏繩是放長些了，她就利用她們的自由來作她們要作的事了。今日一切的淫亂，都是「新道德」（Die neue Moral）這個字在害人。被目為「不時代，」「不摩登，」「不夠新，」那是大的恥辱。林德賽（Lindsay）以為這個亂子還要繼續增長。十五歲的少女已經在那裏吵鬧著這「朋友的婚姻」（Kameradschaftliche），又何怪十九歲的女子去實行它呢。

不少的女子覺得自己應當是實行家，一切的經驗都得在自我身上演習。

能把這種教育描寫的淋瀝盡致的，應首推美國十三歲（——）著作家伊麗沙白貝絲所作的

「十七到二十」「今日之少年人」(Zwischen 17 und 20)(Tunzi Menschen von Heute)描寫戰時和戰後的女子。把一切過錯都推在成人身上。這部書中的極端個人主義，也就是那任意的隨便的教育的成績了。這部書對於我們教育家真是驚鐘一般的，使我們知道父母們的「謬誤人道主義」(Die falsche Humanität)能把不幸的少年人引到那裏去。世界上的一切理想在這裏都算完了。怕煩悶，不肯爲任何去犧牲，只得去放蕩生活。就是這「過於自重的心情」和「大自私自義」也不能不歸罪於父母的教育謬誤。

最耐人思索的是這年幼的作家以下的公開招認：「我們所生的這個時代，使我們完全成了淫慾的人兒，我們永遠需要新的神經刺激，我們受不了那冥寂和煩悶壓迫……我們有火烈一般的生活慾帶着永無飽，永無够的好奇心……自由……在這花未開敗時，是今日的時的時興……我們沒有目的……只作少年人戰爭的吶喊：你啊——你要自己負責去反抗那過去的一切陳腐。」

若與這樣有希望的美國少女們去較量，那我們德國的少年女子恐還算是退縮的女理想家

呢，任憑說她們也業已有了很大的生活力。這新時代的少年男女對於肉體有很強大的意識，性慾的表現特別顯明。麗利柏利曼 (Lilli du Bois-Reymond) 有一首詩，是描寫今日少女的談話的：

人們都談肉體——很少談靈魂——

大家都在那講愛情——沒人講忠實！

全世界上人都是愛汽車，

那誰還喜歡遊行。

都知道飛是好的，可沒人知道天是什麼了。

啊，政治成了熱鬧的問題！幾無人講倫理！

盛行的既然是朋友婚姻了——

當然不談小孩——而樂得去談美術！

人人都高興說「我」，誰還高興說「你」呢？

戰爭成了口頭禪——和平禁口不言！

希望享受者太多——願負責任的太少，

絕少人講自制——都在說煩悶！

這少年女子要自然，要放縱，擲過去禮法於不顧——常聽見較成熟的女子們的意見，現代人的整個「性的總則」(Sexual-Konstitution)和以前不同了，有一種另樣的反應；這風俗的轉變，不能說不是電影和各種雜誌所製成的關係。

挽救的方法：得去作有意識的理想培植，需要積極的生活內容。

但是少年卻不能單獨去負責任，就是說少年人不能單獨的去負文化建設和文化改造的責任。因為每種文化都是建築在過去的背影和性好人生的風紀上的。

如果一些女子們都能明白了愛情的真義，知道夫婦是雙方負有重大的責任的，那文化的墮落或竟成了無謂的憂愁。

自任意的放縱教育實行以後，就談不到什麼不自私和「無我」的使命。今日的女子不願做一切的犧牲和努力，遇難即退，彷彿她們的神經系根本沒負載重大的意志努力和重要的取決的

力量似的。環境少不如意即擬棄絕生命。幼年自殺數目的增高就是這種教育的最後罪狀；這意志的薄弱正是證明着今日教育計劃中意志訓練的乏缺。

少年女子的藝術態度和科學態度完全是主觀的。人人想着在自己身上得到結果。歷史主義已被拒絕了。最好只讀新的文藝作品。葛德(Goethe)，西萊爾(Schiller)的偉大作品她們簡直讀不下去。西萊爾的婦女理想(Frauenideal)她們視為絕大的束縛。我們的少年女子，更愛讀那最新的作品而能反照在自己身上的——有享受，不費力，是今日女子選擇讀物之總動機。把讀物當作有形式的美術，應漸漸選讀較高較深的，這種意志，她們早失掉了。

對於論理和宇宙觀的方向，現在的女子是自定原則的。她們只想安逸，隨便。缺少根本的觀念。慘苦的事她們看也不想看，惟恐怕驚動了她們的現實快樂。她們的心情實在是如此的。

與此相反的，當然還有一些嚴正奮鬥的少年女子帶着宗教和國家的理想，贊助國家，贊助社會。這裏她們尚有負責任的表示。這種女子的心理有生命建設的意志，她們覺得她們的女性「生物義務」(Biologische Verpflichtung)是於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有關係的。她們這種由婦女

不可解釋的命定中所發出的玄妙光耀知識，很能防止那物質文明的浮淺性的侵入。這有高尚婦女目的和希望的女子，她們知道酷愛物質文明的浮淺性，只是由於缺乏信仰，缺乏感情和缺少美麗精神觀念的表現；女子的高尚目的和新的任務，在能分辨什麼是物質文明，什麼是精神文化。她們看準了這火熱般的現代問題和婦女的危機，不抱犧牲的決心是無法解決的。新的文化自然也要新的形式，但是在這改變的形式中也還是要保持着永遠的女子本分。

今日的情景固然亂雜，也總還有人生的真實；只要認準了人生的真實，雖在這狂風暴雨的時辰，也還能掌握教育的羅盤。今日最要的問題還是在重整幼輩們的信任和誠敬。

我們不必預先去測度幼少女子將來發展的可能性。我們只能一年一年的看她是怎麼樣——不必給她規定她應當怎麼樣，更不必與以限制，妨礙她新的順序發展。如果我們靜心的去觀察她們，或還會看到她們好的方面，那我們對於這些女子，就有不少心理的和教育的所歎。

每「代」(Generation)的人，只要他是忠實於他自己的，必肯求補益於他「代」。就是今日的少女，雖是十分自肆，獨出己見，可是也還有不能拒絕領導的表示。但是，凡是對於幼輩欲有所影

響的人，他必須兼顧到老年人和幼年人的一切；知道最高和最下，明白命運的路徑和人生的風暴以及精神的規則和靈魂的奧妙，然後纔能作向上的領導；誰要想對於女青年有所影響呢，那更得耐心的去明瞭了她們的一切。



参考文献

Adler, "Ueber den nervösen Charakter". Handbuch der Individual-Psychologie.

München 1922.

Andreas-Salome, "Ruth".

Aichhorn, "Verwahrloste Jugend". Wien 1925.

Baillon, "Histoire d' une Marie". Paris 1924.

Elisabeth Benson, "Zwischen 17 und 20". Montagna-Verlag.

Bienert, "Die neuen Gedanken über das Schulkind".

Braun, Otto, "Aus nachgelassenen Schriften".

Bühler, Charl., "Das Seelenleben des Jugendlicher". Jena 1923.

Deutsch, E., "Jugendlichen-Pädagogik". Berlin 1921.

Düring, von, Grundsätze und Grundsätze der Heilpädagogik, 1925.

Ebbinghaus, "Ueber eine neue Methode zur Prüfung geistiger Fähigkeiten".

Zeitschrift für Psychol 1893.

Suzanne Engelmann, Die Krise der heutigen Mädchenerziehung 1928.

Die Erziehung des Mädchens, 1929 .

Frend, "Ueber Psychoanalyse".

Theodor Friedrich, Die Frau als Bildungsziel, 1929.

Füllkrug, "Zur Seelenkunde der weiblichen Jugend." 1927.

Glane, Bluss, "Das Schwärmen der jungen Mädchen". Heft 10, 1914.

Giesse, "Das freie literarische Schaffen bei Kindern und Jugendlichen".

Beihft 7 der Zeitschrift für angewandte

Psychologie. Leipzig 1914.

Goldbeck, "Die jugendliche Persönlichkeit". Monatschrift für

höhere Schulen. 20. Jahrgang. Berlin 1921.

Gross, Karl, "Zur Psychologie der Reifezeit". Internationale

Monatschrift 1912.

Grunwald, "Der Unterschied der Geschlechter". Paderborn 1917.

Haase, Karl. "Der weibliche Typus als Problem der Psychologie".

Teubner 1915.

Havellock, Ellis, "Heschlecht und Gesellschaft". Witzsburg 1910.

Heller, "Grundriss der Heilpädagogik", 1925.

Hesse, "Demian". Roman.

Hofmann, Jacob, "Handbuch der Jugendkunde und Erziehung".

Freiburg I. B. 1910.

Hoffmann, W., "Die Reifezeit".

Homburger, "Psychopathologie des Kindesalters. Berlin 1926.

Kerschensteiner, "Die Entwicklung der zeichnerischen Begabung."

Kretschmer, L., "Medizinische Pathologie. Leipzig 1922.

Lenz, Ernst, "Beiträge zur Psychologie der Jugend in der Pubertätszeit".

Langensalza 1920.

Lindsay, "Revolution der Modernen Jugend 1927.

"Kameradschaftsische, 1928.

Lipmann, W. "Psychologie der Frau". Berlin 1920.

Lipmann, O., "Psychologische Geschlechtsunterschiede."

"Psychologie der Frauenarbeit" 1920. Aufsatz; erschienen in

Die "Frau", Heft 8. Beiheft 14 a b, d, "Zeitschrift für angewandte Psychologie". Leipzig 1907.

Möbius, "Ueber den psychologischen Schwachsinn des Weibes". Halle 1922.

Mönkemöller, "Die Psychopathologie der Pubertätszeit".

Paulsen, F. "Pädagogik".

Richert, "Psychologie und Pädagogik der Entwicklungsjahre".

Scheffens-Döring "Frauen von heute", 1920.

Schulz-Gregor, Anormale Kinder".

Stern, W., "Die differentielle Psychologie in ihrer methodischen

Grundlagen".

"Ueber Beliebtheit der Schulfächer. Z. T. Ts. 7.

"Zur vergleichenden Jugendkunde der Geschlechter".

- Pistorius, "Terianerzeit, "Primanerzeit".
 Sander, E. "Lebenskunde Leipzig 1929.
 Sparger, "Kultur und Erziehung Leipzig 1929.
 Spranger, "Humanismus und Jugendpsychologie". Berlin 1922.
 "Lebensformen" Halle 1927.
 "Die Erziehung der Frau zur Erzieherin". Leipzig 1924.
 "Tagebuch eines halbwüchsigsten Mädchens". Intern. psych. analyt.
 Verlag Leipzig, Wien und Zürich 1921.
 Thing, M., "Psyche und Erziehung der weiblichen Jugend".
 Päd. Mäg. 841. Langensalza, Hermann Beyer & Söhne
 (Beyer & Mann).
 Otto Tumlirz, "Die Reifejahre" 2. Bd. Leipzig 1924.

“Die seelischen Unterschiede zwischen den Geschlechtern
in der Reifezeit. Langensalza Hermann Beyer & Söhne
(Beyer & Mann).

M. Vaering, Neuordnung der Psychologie von Weib und Mann. 1923.

Marianne Weber, “Vom Typenwandel der studierenden Frau,” 1928.

Wechsler, “Egypit und Geist”. Leipzig 1927.

Wedekind, Frank, “Frühlingserwachen”. Kindertagödie.

Weininger, “Geschlecht und Charakter”. Langensalza, Hermann

Beyer & Söhne(Beyer & Mann), 1923.

Elise Weitscher, Dr. phil. h. c. “Mutterschaft und geistige Arbeit”.

Langensalza, Hermann Beyer & Söhne (Beyer &

Mann) 1929.

“Eltern und Kinder”. Paderborn 1929.

Wulfen, “Das Kind”.

Ziehen, “Seelenleben der Jugendlichen”. Päd. Mag. 916.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初版

(24588)

中德文化叢書之五
女青年心理一冊

Psyche der weiblichen Jugend

每冊實價國幣肆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

原著者 E. Croner

譯述者 劉鈞

編輯者 北中德學會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權所有
必究

(本冊校對者胡逸聰)

54

402124

402124

